

我的红军大爷爷

□郭传英

1994年腊月,深夜。狂风把木门吹得嘎吱嘎吱地响,病床上的大爷爷拼尽全力坐起来,将一枚磨得发亮的顶针放在我手中,他说:这是你祖奶奶留给我的念想,你把它和我一起埋了吧。这一年,大爷爷82岁。

大爷爷名叫郭全中,1912年腊月十五出生于宣汉县十字溪郭家湾一佃农家庭,其父亲郭南山憨厚老实,家庭重担全压在母亲胡进珍的肩上。大爷爷6岁时,父母送他读了两年私塾,随后跟着父母种田为生。

1929年春,固军坝农民武装起义打响,革命的火种在万源、宣汉一带迅速传播。游击队有一位远近闻名的地下女交通员,她就是我的祖奶奶胡进珍。有一天深夜,大爷爷见祖奶奶还在油灯下缝补衣服,问:娘,您在做啥子?祖奶奶说:我在干一件大事。大爷爷不再追问,倒头又睡。

1930年春,清晨,祖奶奶将一件满是补丁的褂子塞到大爷爷手里:全中,走,跟我去一个地方。他们翻山越岭来到固军坝郭家沟,这里聚集着几十个身穿补丁的男女,他们每个人眼里都放着奇异的光,一位二十多岁穿着长衫的青年男子站在斜坡上讲话。祖奶奶在大爷爷的耳旁低声说:他就是领导穷人闹革命的李家俊。这就是你说的大事?他惊讶道。是的,我们跟着共产党一起干革命!祖奶奶期待地注视着大爷爷。大爷爷咬着嘴唇,点了点头。几天后的卯时,大爷爷正要赶往几十里外的深山集训时,祖奶奶将两个煮熟的洋芋塞进他怀里,又给他脸上抹了些锅底灰,叮嘱道:记住,在外面脸上越脏就越稳当。

1930年冬,冰天雪地,寒风呼啸,大爷爷趴在雪地里练习射击,满脑子都是三点一线等动作要领时,指挥官告诉他:小郭,情报上说,你娘被敌人活埋在冉家坝了。大爷爷眼前一黑,18岁的天空瞬间坍塌,其未满13岁的弟弟也下落不明,被敌人杀害了。被亲戚藏起来了。被地下党救走了。大家的说法不一,因大战在即,大爷爷顾不上悲伤和寻找,只想着要为亲人报仇。

1933年冬,有一天夜里,大爷爷两岁半的女儿突发高烧,大婆婆想把女儿送到河对岸的游击队卫生所救治,可河面被敌人封锁得死死的,她只能瘫坐在地上看着女儿的生命一点一点地消失。不久后,正在南坪、下八一带打游击战的大爷爷收到一封家书,家书上“女夭折”三个字犹如三颗子弹,连同仇恨一起再次扎

进大爷爷的心窝

1934年冬,红军部队战略大转移。临行前,首长拍着大爷爷的肩膀:小郭,你留下。你媳妇身子弱,等以后有了娃再来找队伍。手里紧紧攥着首长塞给他的两块银圆,目送着红军大部队渐渐消失在大巴山茂密的丛林中。后来,大婆婆因营养不良而流产,不仅终生不育,还一病不起。从此,大爷爷变成了一个普通农民,每天为一日三餐而劳碌奔波,根本无力去寻找队伍和弟弟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人们对他红军战士的身份也淡忘殆尽。

1963年春,机缘巧合,在工作队的帮助下,爷爷和大爷爷在失散32年后终于寻亲成功,兄弟俩不由得抱头痛哭。

原来,敌人想利用爷爷郭大忠作诱饵,逼迫祖奶奶胡进珍交出地下党的名册,地下党组织得知消息后,派人率先赶到郭家,并在乡亲们的掩护下,悄悄把未满13岁的爷爷秘密送出敌占区。被送出去后,爷爷一路向南奔跑,隐姓埋名、风餐露宿、沿途乞讨,最后到了达县映山乡。当时,有一姓吕的好心人看他实在可怜,就把他介绍给当地一姓黄的大户人家,让他在黄家当了一名只管饭不拿钱的童工。爷爷也因此而存活了下来。

1976年春节,爷爷第二次回老家探望大爷爷,我和爸爸也一起回去。大爷爷见到我们后,欣喜不已,一把将我搂进怀里。大爷爷头上包着一条洗得泛白的青布帕子,帕角整齐地轧在耳后,他的脸型方正,下颌宽大,鼻梁高挺,不善言笑,倔强之气溢于眉间,他身高约一米七,偏瘦,站在院坝里,腰杆笔直,仿佛一棵饱经风霜的树,他右手虎口的老茧厚硬如甲,俨然一枚沉默的勋章。

临别前夜,大爷爷问我:英,你愿不愿意留在我这里读书?我看了看爷爷和爸爸,有些为难地摇了摇头。出乎意外的是,爷爷和爸爸却异口同声地说道:你愿意留下来就留下来吧!我赶紧点头应允。大爷爷嫌石铁中心校条件差,就把我送到新华中学住校读书。我每个周末回石铁的家一趟,走拢就缠着大爷爷讲红军打仗的故事。那段时间,我觉得特别幸福。虽然,我和大爷爷相处时间不多,但耳濡目染的点点滴滴却已化作血液里的基因密码,为日后立志讲好红色故事增添了无穷动力。

如今,郭全中这个名字静静地躺在《红色土地上的丰碑》的书里,与宣汉县1149名失联红军铺展成一段壮丽的历史!

一张老照片

时光剪影

□文/图 刘俊杰

时光匆匆,岁月留痕。

三十多年前的春节前夕,爸爸给我和妹妹买了一套新衣服。一套新衣服,却被我们拆分了穿,她穿衣服,我穿裤子。也记不得谁给我们搭配的,反正我们就这样兴高采烈地从乡下进了城。在城里工作的表姐接到我们后,走,我带你们去人民公园耍!

走进位于老车坝的人民公园,仿佛来到童话世界:各种新奇的游乐设施,琳琅满目的小吃玩具,让人眼花缭乱,应接不暇。

两个乡下来的小姑娘,被这热闹非凡的节日氛围感染着,全然没了乡下孩子的胆怯和羞涩,大声地闹着,笑着,奔跑着。

表姐带着我们,从小火车、碰碰车、旋转木马,一直玩到旋转飞椅,让我们一一体验。坐碰碰车时,有人故意来撞我们,尖叫声,哭喊声,不绝于耳。妹妹的嘴唇磕在方向盘上,流血了,吓得我直流眼泪。表姐说,不玩了吧,都受伤了。妹妹却若无其事地笑着说,一点儿都不痛,我们再坐一次吧。从小就胆子大的妹妹,着实让身为姐姐的我汗颜!

被我说成“撮箕”的旋转飞椅,让我终生难忘。别人坐在上面,像天使一样张开双臂,迎风飞翔,多么惬意,多么自由!我一坐上去,顿觉整个人都在空中飘荡,紧张得身体抽搐,双手紧紧抓住两边的绳索,完全不敢睁开眼,嘴里不停地喊着:我要下去!我要下去!我好害怕!哇哇哇不知过了多久,旋转飞椅总算停了下来,晕头转向的我,忍不住蹲在地上呕吐起来。

表姐见状,连忙跑过来给我拍背,并递给我一瓶矿泉水。那是我第一次喝矿泉水,一口冰凉的水下肚,整个人便神清气爽,满血复活了。从此以后,我便抛弃了那些有颜色的饮料,对晶莹剔透的矿泉水情有独钟。也是从那天起,我知道自己恐高。

正是因为经历了高处不胜寒的恐惧,后来的我才有了脚踏实地、笃定与坚持。

游玩结束,在公园大门口的



水池边,表姐拉上我和妹妹照了一张合影作为纪念。

人生没有白走的路,每一步都算数。

再次走进人民公园时,我已是18岁的大姑娘,和初恋男友牵着手,漫步在公园的林荫小道上,憧憬着属于我们的美好未来。

不承想,我们的缘分也终结于人民公园。

那是一个炎热的暑假,我和男友一人拿着一瓶矿泉水,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聊天,一位拾荒的老奶奶站在我们旁边,眼睛紧盯着我们手里的矿泉水瓶子。我看出了她的心思,咕嘟咕嘟地喝完水,把瓶子递给她,老奶奶一边给我说谢谢,一边去拿男友手里的瓶子。谁料,他噌地一下跳了起来,一脸不悦地冲老奶奶吼道:干嘛?我还没喝完呢!

你赶紧喝完给她吧!我强压着心里的不悦。

凭啥?我的水,我想啥时候喝就啥时候喝,为什么要迁就别人?你就是太善良了!容易上当受骗!他瞪了我一眼。

那一刻,我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,我怎么会跟这样冷血的人谈恋爱?还是早点分手吧!

少不更事的我们,都太过自我,不会表达,更不会委屈自己去迁就对方。初恋就这样在人民公园的见证下,画上了句号。

再后来,我结婚生子,也经常带儿子去人民公园喂鱼、散步,享受亲子陪伴的温暖时光。

如今,儿子已长大成人,我也是年近半百,每天都过得热气腾腾,匆匆忙忙。若有空闲时间,我还会去人民公园散散步,有时一个人,有时约上三五好友,听鸟儿欢唱,看鱼儿嬉戏。

人民公园虽然已没有了游乐设施,少了许多欢闹,但却一直陪伴着我,走过简单快乐的童年,迈过懵懂酸涩的青春,踏进从容笃定的中年,让我人生的每一步,都走得不孤单。

合上影集,把童年最美好的记忆,锁进这张老照片里,历久弥香,回味无穷。